



最好的怀念方式——

让生者快乐地生活

王敏英

陪母亲去南方旅游,同行的有一位60多岁的阿姨,她身着浅灰色休闲运动服,头戴黄色旅行帽,肩挎红色包,人显得很精神。

路上熟悉了,母亲问她:“妹子,一人出来,老伴呢?”

“有病,走了。”阿姨回答。

“啊,多久了?”母亲一惊,然后脱口又问。

“三个多月了。”听着她平静的回答,母亲没再说话。

我知道她很震惊。果然,在只有我们俩的时候,她把心中的话说了出来:“妮啊,你说你那个阿姨,老伴刚走三个月,她怎么能出来旅游呢?”

不要说母亲有这样的感慨,当时听了连我都很震惊。

母亲诧异阿姨在亲人

走了那么短的时间内怎么能有心情出行。我却震惊于阿姨豁达的处世态度,失去亲人没有不悲伤的,但她没让自己沉浸其中,她听从了儿女的劝说,选择了外出散心旅行。

10多年前,父亲刚走时,我整天沉浸在悲伤中。想起父亲辛苦一生,好多没来得及为他做的事情,悲伤、追悔和思念布满我生活的天空。

刚30岁的我鬓角骤然生出了白发,家里的气氛很压抑,老公和孩子在我面前走路说话都小心翼翼。朋友们劝我不要这样,说人死不能复生,可我就是走不出父亲去世的阴影。后来身体敲起了警钟,一次晕倒在上班的途中,我才开始直面内心的伤痛。

那段时间,恰好无意中看到刘墉写的一篇对待亲

人逝去时的文章,他说:“对远行的亲人挥完手,回身搂搂身边的亲人吧。”“惟恐以后散了,今天就多聚聚吧!”我猛然醒悟,父亲已走,追悔和悲伤都不是他所希望的,他肯定不愿看到我现在的样子,他肯定希望我们姐弟几个好好地生活,把母亲照顾好。至此,我如梦初醒,逐渐从悲伤中走出来。

10多年过去了,我把对父亲的思念埋在了心底。我知道,怀念逝者的方式有多种,祭奠是,伤心是,眼泪是,而生者快乐地生活,亲人间彼此给予关爱和帮助更是让逝者安息的最好方式。

而快乐的生活方式也有许多种,比如,这次我们姐弟几个商量好,由当护士的我陪着没出过远门的母亲来旅行。

感谢正直的爷爷——

让我感受人间温暖

老猫

我们应该祭奠灰烬中的温暖。

雪白大地的夜晚,爷爷终于闭上双眼。我们在堂屋里痛哭起来,父亲和二叔在西屋围着火炉坐着,商量着一些事情。他们把手架在蜂窝煤火炉上,不停地翻动着。两人的手偶尔碰在一起,像触到了煤炭,立即躲闪开。屋里没有开灯,火光透过指缝间四射开去,父亲和二叔的脸明明灭灭的,一些痛苦,或者唉声叹气,模糊着一闪而过。

爷爷被火化是在一个大雪飘飞的中午。我们沉默着赶了几十里路,把爷爷送过去,消毒,化妆,告别,爷爷最后被推进了火化间。一个小时左右,忽然从一面墙上开着的窄小的窗口,伸出一张嘴,喊着爷爷的名字。我有些茫然接过从窗口递过来的黄绸布包裹,亲邻围拢在我身后,

我抱在怀里,那扇窗口咻一声关上。我身后忽然响起了哭声。我没有哭泣,只是愣怔在窗口旁,有人扯我的后衣角,显然用了力气,我几乎被拖拽着上车。爷爷就在我的怀里,那个黄绸布包裹里。

感谢爷爷,他让我感受着人世间的温暖。我沉默着泪流满面。

爷爷一生正直而安静,当了一辈子农民,种地收获,任劳任怨。我想生命的形状,往往是盒子的形状,方方正正做人,最后被装进方方正正的盒子里。

亲邻散去,他们走得缓慢而留恋,像穿越了生命的窄门,重新回到人世。只有我一个人还坐在新坟旁。原谅我爷爷,我走后就会把孤独,黑暗和荒芜留给坟墓。乌鸦鸣叫之后黑暗会很肥沃,但是我的生活不再陡峭。每当我

低下头来,瞬间拥有了无尽的爱与温暖。

我拨拉着火纸的灰烬,一点火星又燃起了明亮的火。我喜欢让火烧透,让火焰烙到手指,喜欢默默承受这一生中所经历的疼痛,喜欢把手指放到鼻子下,贪婪嗅着人世间的烟熏味道,喜欢看着那些飘飞的黑蝴蝶,缓缓地飞起,飞落,无声无息栖息在大地的角落处,最后化为泥土。我想着母亲说过的话,亲人逝去,天就黑了。而现在,天依然明亮。

我知道岁月深处有安静,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安静与孤独。爷爷,我要离开了,怀揣着大风永远不会吹熄的那点暖。天还没有黑下来,那个新坟在雪白大地上显得周正而孤寂。那个新坟,和大地养育的万物一起,并不急于陷入黑暗。

追忆爷爷和奶奶——

言传身教影响着我

唐秋美

又是一年芳草绿。每当烟雨迷蒙的清明节,我总会回老家给爷爷奶奶上坟。伫立坟前,泪如涌泉,坟地四周油绿发亮的麦苗,仿佛也洒满了我哀恸的泪水。

爷爷是鲁西南大地上普通的农民,奶奶是典型的农村妇女。童年快乐、美好的回忆,都是爷爷、奶奶给我的。他们视我为掌上明珠,真是搁在手上怕碰了,含在嘴里怕化了。印象最深的,是天天晚上跟着奶奶睡觉,早晨坐在她温暖的两腿中间,她哄着我穿衣服,然后模仿佛墙上贴的年画里的洋娃娃给我扎小辫。最感动的,是一个夏天跟着爷爷赶着牛去田里耕地,突然天降瓢泼大雨,他把唯一的上衣及扎腰带都披在了我的身上,结果重感冒差点要了他的命。最快乐的时候,是到远方给人家赶车送煤的爷爷,给我带来一捧抄熟的花

生……

爷爷奶奶从没有刻意的要我做过什么,但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一生,总是告诉我:“做人要行好,好人终究有好报”。爷爷对待土地的敬业激励着我事业不断进步,奶奶的善良、贤惠、包容成了我与丈夫、公婆相处的秘诀,他们“善待他人,就是善待自己”的做人准则,将指引我人生全部的历程。

奶奶73岁时去世了。她开始念叨,吃饭时食道有噎得感觉,很快出现了胸腹水,呼吸困难,已经是癌症晚期。我把奶奶接到自己家里,精心照顾和治疗,直到病危,才在爸、妈的要求下,把奶奶送回了老家。

那些日子,我,简直就快崩溃了,送走奶奶,全身皮肤起丘疹,脱了整整一层皮。那是面对生活事件的应激,是严重的身心反应。

爷爷一人孤独的生活了6年。忙碌的我忽视了爷爷的老年性精神障碍,他临终前焦虑不安,出现了幻觉,妄想,天天与死去的奶奶在一起,时时惊恐早年因家庭成分批斗过他的人来害他。

他去世的那天上午,爸去看他,老人硬推着爸离开,说有人要来抓他,一切有他一人承担,不能连累孩子。下午,爷爷自杀在自家的堂屋里,他报定必死的决心,喝了农药又喝了酒,就在奶奶临终躺过的地方,痛苦地蜷曲着……

爷爷的去世,给我留下了终生不能弥补的遗憾。我明白,我内心深处离不开爷爷奶奶。

清明每到泪纷纷,天下几家哭断魂,远处上坟的人多了起来。子欲孝而亲不在,相信天下上坟的人们,都有我这样的感悟吧?

抗洪牺牲的内弟——

看到白菜花想起你

杜宝友

清明节那天,春风托着纸钱,飘向远方。

通往山洼的崎岖小道延伸着,就在小道尽头的黄土地里,三个人在用力地挖着坟坑。我扶着悲痛欲绝的妻子,移步到坟坑前,她用颤抖的手解开白布包袱,取出了身崭新的军装,展开,铺在地上,然后用一把把谷草扎成草人。

接着小心翼翼地将军装穿在草人身上,又把她亲手做的黑布鞋穿在草把上,军帽戴在用白布裹着的一个草团上。闪闪的五角星下,是一张半身照片,双眸闪着坚强的光波,仿佛向我们告别。微微张开的嘴仿佛在翕动,高唱悲壮的抗洪战歌。又似和衣躺在母亲怀抱里小憩。妻子哭喊着:“小波,我的好弟弟……”

为了寄托哀思,把内

弟的一身衣冠,埋葬在父母的怀抱里,堆起一个小小的坟。我俩又把弟弟生前喜爱的那盆白菜花,栽在坟前。

30多年前,我在东方红中学任代课教师。一天,家访吴小波,不料他穿着孝衣。

“老师,我不上学了,爹娘都死了。”他泣不成声。

一天上午,我来到小波家里,他没在家。他的姐姐正拾掇丧后家中的一片狼藉,随手把放在窗台上的一盆小花,摆在香台上,她端一瓢清水,淋在蔫蔫的花叶上。

“小波不上学了,在队里干活挣分。”她眼里充盈着泪水。

“上吧,他还小,困难,想法解决……”

吴小波回校了。星期天,抽空到吴小

波家里,辅导他落下的课程。他的姐姐坐在小凳子上,缝补衣裳。有时,她对她的讲解露出一丝微笑。时间一长,我们的恋爱。

第二年,我们便结了婚,她家中的破旧什物连同那盆白菜花,一起搬运到我家。从此,小波就跟我们一块生活,在姐姐身边,又有我的双重关照,他没有感到孤独、寂寞,渐渐地也忘却了失去父母的痛苦,变得开朗了。

这年,他初中毕业后参军了。

……

一次,在洪水中边指挥边抢救师生时,他不幸被巨浪卷走……一阵风扑面而来,剪断了我的思绪,我透过晶莹的泪水,仿佛看到那盆白菜花,在温暖的阳光下,微微摇曳,叶长得更绿,花开得更白。

